

那是一段很長很長的故事，要比人們口耳相傳的故事要來的更長更久，而故事的最後能有個美好結局嗎？那個結局對當事者、旁觀者來說哪邊才會是最好？

相愛著的兩人不管走到哪裡，那些情與愛就不會消失，更別提有著長久生命的他們。在這超過千年的時日裡，明鏡與夜更攜手走過那些漫漫長的路，過程雖少不了鬥嘴以及麻煩事但還是這麼走了過來。

他們兩個在邊境無人打擾的地方，買了塊土地蓋了間大房子，收養無家可歸亦或是被拋棄、被販賣掉強迫勞動的孩子，私設了學堂教導著他們習字、禮儀，其中若是有孩子對於符咒的用法有興趣甚至想成為除魔師的，明鏡也願意將畢生所學傳授給他們。

這些孩子中，有人類也有妖狐甚至是其他種族，但他們仍舊友好的彼此生活，相愛相惜，在他們眼裡明鏡與夜更不只是老師的關係，更是他們的父母，給予他們關心還有滿滿的愛。雖說夜更是扮黑臉的存在就是，要是打擾或是占用明鏡太多時間，他可是會發火的把人給強制把孩子們給驅離的。

在接管家裡事務體弱多病的哥哥過世之後，百般無奈之下還是接下了家中的事業，直到一名自己收養的孩子長大，也熟悉如何行商之後明鏡就把那些託付給了他，傳到他的名下，要他在那裡結婚生子並繼續的傳承下去，畢竟那不只是關乎這個家族，而是關係著其他倚賴這個家吃飯的人們，好讓明鏡可以安心的放下那頭的事情，與夜更過上些寧靜不為外界所擾的日子。

只是這樣的日子一天天的過去，那些看似沒有盡頭的路也逐漸的看不見向前步行的方向了。

明鏡他因身體患了無法治癒的疾病逐漸虛弱下去，本還能落坐於廳堂內給孩子講課，如今卻只能在寢室裡倚靠著牆面看著窗外的風景度過，孩子們來探病撒嬌時明鏡還是會笑著跟他們講故事，不知不覺間寢室裡都要變成另一間教室了，但夜更當然不樂見這樣，總是會在發現後闖入生氣的把孩子們都趕出寢室，說是要讓明鏡好好休息，但實為想要自己獨佔與他的時光。

「何必這麼生氣？他們也只是想要撒嬌而已。」

明鏡看著氣呼呼的人苦笑的说著，不管過了多久他也總是不讓別人這麼靠近自己，還跟孩子們認真，霸道的想自己獨佔這一切。

「撒什麼嬌？都多大了還撒嬌？」

氣呼呼地將人通通趕出房外一把關上房門，將那些小毛頭們杜絕在門外後才又返回床邊。

「不是說了讓你多休息？這麼吵吵鬧鬧多費神！」嘴裡邊碎念著邊替人把脈，幸好當初偷跟了師傅學醫大多部分的病痛都難不倒自己，獨獨這次鏡所染上的疾病到現在還找不出病因，醫治老半天絲毫不見起色，看他這樣逐日憔悴衰弱那是自己最不想見的。

「一會我讓大狐去煎藥來...有哪裡不舒服嗎？」擔憂地看著鏡。

今日的脈象還算穩定，可難保證每日都會如此好，好些日子前送信給師傅，可她老人家不知漂泊去哪了，短時間內是找不上人討救命藥草了，只能每夜苦讀那些翻到都要鬆散的藥書。

「你知道他們的來歷，他們缺乏愛。」

他們都是孤兒，沒爹沒娘的，不管多大了，以自己的年紀來看他們都永遠是孩子，這或許就是跟父母一樣的感受吧？這讓明鏡想起了自己的親娘，不管自己多少歲依舊會擔心自己吃不飽穿不暖，而自己不知不覺間也變成了這樣的角色。

明知道自己的病是做甚麼也不管用，還是老老實實的讓夜更把脈，他心疼眼前的人，因為他明白鑽研許久卻派不上用場的那股無力感是多麼的沉重。

「不就是老樣子嗎？話說你甚麼時候才要好好的叫人名字？子夜這般好聽的名字被你叫成了大狐。」

關於這件事孩子們每每都會抱怨，但無奈明鏡管不了，只是苦笑著跟孩子們道歉。說著時，明鏡摀著嘴咳了幾聲。

「哼、還嫌給的不夠多嗎？多到我都要吃味了。」

自然是明白這道理的，畢竟每一隻小毛頭都是兩人親自帶回來的，想當爾所有人的遭遇都記在心底了，只是一昧的呵護是不行的。

鳥兒要飛，羽翼得豐滿且獨自習得揮動翅膀的能力，難不成想飛還要靠爹娘幫忙揮動翅膀？那一輩子都沒可能飛得起來！

「什麼老樣子？在細微的感受都要告訴我，這樣我才好拿捏該抓什麼藥材。且大狐就是大狐，小毛頭裡年紀最大的狐狸就叫大狐。」

一見他咳趕緊重新把脈就怕這怪病突然發作肆虐。

「是咽喉不舒服？還是肺腑？」神色緊張凝重。

「只是吸口空氣被噎了下而已，用不著緊張。」

見對方如此緊張，他緩緩的說著要對方冷靜下來。今天他覺得身體輕鬆多了，只是無奈還是沒有強健到能讓他下床的地步。

「怎麼老是跟孩子認真？我們都一起幾百個年頭了，你還嫌他們要的多？」

也夠長夠久了，兩人的樣貌也變了不少，本應該還能活上些時間的身子不慎患了病，逐漸虛弱的身子讓他隱隱的知道或許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兩人獨處的時光正在慢慢的減少，即使如此面對夜更、孩子們時他總是露出一貫的笑臉迎接他們，不想讓他們操心，傷心難過的面容就留到真正必須分離的那一刻吧。

「吶、小夜，你看……窗外的景色又變了。」

現在臥病於床上的明鏡，扣除與孩子們相處的時間、夜更的診療、喝湯藥，剩餘大多數的時間都放在欣賞窗外的景色了。

沒有顧忌擔心著的夜更，只是想與他一同觀看外邊的風景。殊不知這樣日見憔悴的面容、不如過往那精神的聲音，只是令夜更更加難受而已。

「……恩，今日天氣不錯，你想出去走走嗎？我帶你。」深吸口氣後壓著嗓子說道。

看著這樣的景象心都要碎了，那一向有朝氣活力的人如今只能這般病懨懨的臥床，日日看著窗外景色發楞。

原以為能擁有大把的時間相處，可現在每一刻與他相處都顯得珍貴，他的命就懸吊在自己手裡，就像風中殘燭般隨時都有可能熄滅。

正因為如此更加自私的想要獨占一切。

「…呵、你是想背我出去嗎？被孩子們看到可是會被笑話的。」

明鏡笑了笑而後搖搖頭。

「沒關係的，在這裡就可以了。」

他伸過了手去握了夜更的手，他想要跟這個人一起看盡這個世界的景色，晴天也好雨天也好，能這樣一直一直下去那該有多好。

「誰敢笑你我就抽誰。」這話絕對說到做到，不過相信那些小毛頭們也沒無良到笑鏡被自己背出門，整府邸上上下下無人不知曉這一家之主的病況。

躡手躡腳地爬上床挨近人，這千百年來不變的習慣便是靠在他身邊享受他的體溫，既然不願出屋子那麼就這樣陪他看窗外吧！

只是兩人各懷心思，自己是真心害怕離別，過去只是短暫分別這回卻不是如此，無法想像天人永隔是什麼滋味，連想都不敢想。

握緊那雙骨感不少的手，就怕一鬆開人就不見了。

「那還真是可怕呢。」

靜靜的彼此相倚看著景色很長時間，明鏡低下頭看著那雙與自己緊握著的手，微眯起了眼，他認為自己該把這些日子以來正在思考的事情告訴他，他明白在那些說出口後對方會陷入怎樣的痛苦掙扎，但要是說不說清楚那麼後果將會是自己所不想看見的結局。因為他知道身邊的這個人、這個人……絕對無法下定決心的。

「小夜，你還記得惡鬼的事嗎？」

在一陣寧靜之中，明鏡緩緩的開口。惡鬼這個詞是在明鏡成為九尾之後便再無提起的話語。

「？」不解的抬頭將視線移回與鏡對視。

「多久以前的事了，怎麼現在又提起？」鏡將自身作為容器封印了殘害生靈的惡鬼，這事當然不會忘，因為自身的無能而害的他必須這麼做。

他抬起了頭，帶著罕見的少有面容，認真中帶著不容質疑的模樣凝視著夜更，在這些日子裡柔和的目光也斂起了銳利的光芒。

「我死去之後，那傢伙就會將我的身體奪走。」

說到底惡鬼也是因為自己的力量而被完全的封印在身體裡而已，不倚賴符咒或者是於肉體上刻下咒文，所以一旦自己失去了控制的力量，那麼——。

「所以我必須把之後的事情託付於你。」

把那傢伙給完全的封印起來。

「你想做什麼？」光聽就覺得不妙，為何要現在提起這事情？為何要說那鬼玩意會奪走他的身體？封印哪裡出問題了？託付又是怎麼一回事？

「什麼是必須把之後的事情託付於我？」內心洋溢起滿滿的不安感。

「一種是將那傢伙給逼出身體封印消滅，不過考慮到再生能力的這點可能難以做到，另一種是將我的肉體完全的毀滅掉，令它無法再生，揪住惡鬼的本體封印消滅。」

這些事只有夜更能夠辦到，明鏡是如此確信著。

「召集幾個在除魔上優秀的孩子，你負責引導他們輔助你完成這件事。」

「我寧可將那混帳逼出你身體也不願將你給毀滅。」聽完鏡所言感覺這世界都壟罩著一片黑，看不到半點光芒。

「你想都別想。」一口回絕，手連帶多施了幾分力握緊。

如此嚴重的事情為何說的這麼輕巧？當真自己是沒血沒淚的人？為何總是如此輕描寫自身？還將這劊子手的差事交給自己？甚是帶上小毛頭們！！

「是不是在屋子裡悶久了才讓你說出這些話？」忍著內心翻騰冒火的情緒，故作笑容的反問「還是出去透透氣吧！悶久了會好的病都好的慢了。」

被對方緊緊握住的手隱隱作痛，但這並沒有改變他心裡所做的決定，也明白這要是立場轉換的話會是多麼的痛苦，即便不願意自己也會執行，因為這是對方最後的願望。

「我的病不會好了，你是最清楚的吧。」

如果這病能好，那為什麼自己現在變得就連下床都困難了？而這樣的情況也持續了好幾年，怎麼樣都沒有好轉的跡象。

看著對方撐起的笑臉，相處多年的明鏡也能知道他是多麼的憤怒，就連笑也無法完全掩飾那流露出來的怒氣。

「我的身體我明白，所以你也成熟點，接受事實接受我最後的請求好嗎？」

「住口!不許說治不好!」終是沒忍住的怒吼。

「要我接受什麼?接受親手手刃你?你想讓我將所有的努力都付諸於流水嗎?!」紅著眼抓住人的肩膀，失心瘋般的猛搖頭「你只不過是病久了厭倦而已，是你才該成熟點!不許隨隨便便提起尋死!難道你想將所有人都拋下不成?!」

看著眼前的人說不動搖是騙人的，可是呢.....這是無法妥協的，小夜。手刃我甚麼的也說得太誇張了，那傢伙之所以出現也就是意味著我的死亡，所以我的生命並非被你所奪去的。

明鏡的神情柔和了下來，他輕輕的抱住對方要他冷靜下來。

「你也不想看惡鬼毀掉我們的心血對嗎？」

這個家還有孩子們，都是現在無法割捨失去的。

「這是最後的請求，你能做到吧。」

沒有任何的質疑，一旦決定好了的事情就不輕易改變，相信夜更也是明白的，就算這是多麼痛苦的決定。

明鏡從不做冒險的事情，之所以開始考慮這些也是因為察覺到身體正在日漸的衰弱下去，一點一點的奪去自己餘下不多的日子，而他必須保護眼前的人還有這個家，不做好對策的話這個家毫無疑問的會被毀滅消失殆盡，猶如自己曾經做過的惡夢那般。

太殘忍!!太殘忍了!!這怎麼叫自己接受!不管哪邊都放不下哪邊都不想放棄!!

被輕輕地摟在他懷裡不住地顫抖，亦是害怕亦是恐懼，為何老天要如此戲弄兩人，難不成是自己造孽過多的報應?

「你太殘忍自私了，我根本無法接受...我也沒辦法接受，然而...然而我卻不能放任你體內的東西毀壞好不容易建立的一切...」咬緊下唇漸漸地溢出鮮血，這件事情太令人痛苦了，痛苦的快要喘不快氣。

「真沒有其他辦法?真的...不能再等了嗎?等我找到痊癒的辦法—」

「沒錯，我很自私、很殘忍。」

他接受了對方一切苛責，因為這是無法逃避的。伸手揉了揉對方泛紅的眼眶，那份認真想把自己醫治好的目光令明鏡難受，不能說他不相信對方無法找到治癒的方法，只是自己的身體恐怕沒辦法繼續等待下去了，也不希望對方為了找到方法而不眠不休的熬夜研究，那是明鏡不樂見的。

「……我的身體支撐不到那個時候。」

露出苦澀的笑顏撫摸著夜更的側臉，相信再過不久自己就連坐著都很困難了吧。

「別為我……浪費時間了。」

淚水潰堤，壓抑許久的悲傷湧出心頭，真的必須分離，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早知如此不如在那時候死在惡鬼刀下也不願他替自己承受這一切！！

「我從不認為浪費時間，將一切都花在你身上是我心甘情願的，又何來的浪費？」

心痛到快碎為殘渣，何嘗不知他為了自己與小毛頭們也在努力硬撐？面對如此艱難險峻的病況又何嘗不想就此放棄一了百了？只因自己捨不得不願放下他，單憑這點再累再辛苦都能拋於腦後。

「我捨不得你，捨不得你離去…一旦你消失了…我又該如何是好？」

「孩子們需要你，這個家需要你。」

提起衣襟抹著對方的淚水，想要他別為自己傷心。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所以……只是我們分別的時候到了。」

如果還有更多更多時間的話，自己也不願意與他們分離，無奈那些既定的常理是不能改變的，只要是活著的生物終得面對死亡。而自己要是能夠沒有遺憾的離開這裡的方法，就是將最後的隱患給處理掉。

「答應我小夜，不管發生甚麼事都必須將它給解決掉。」

「我—我答應你便是了。」任憑自己淚流滿面，就算他再怎麼替自己拭去淚水也無法停止，這決定宛如一把鋒利的刀穩穩地扎在心頭上，拔也拔不起來。

「既然如此你必須允諾我…允諾我在你的魂魄上留下禁錮。」本以為不會作出如此逆人道之事，可是到如今要殘忍便一起殘忍，由自己殲滅再找回，絕不允許再也找不出他！

「不行，……就算這麼說你也還是會做吧。」

他心裡的念頭都這麼多年還不知道？反骨的性格就以前就是這樣，越是被禁止的事情他是越是要做，不願聽他人勸告的個性完全滲到骨子裡似的，怎麼也無法根除，即使為此吃了不少的苦頭也還是沒有更改。

「到時，我便不再是我了，這樣也沒問題？」

猶如睹物思人般的痛苦。再度降生的我將會成為他最熟悉的陌生人。

「沒錯。」不論對方回答什麼甚是反對，其結果都會強行施展這禁錮，畢竟自己從來都不是什麼大善人，只是一個徹頭徹尾只要自己好的自私鬼。

「就算你不再是你，那終究還是你——其餘的等尋回你再談吧。」不需要再多談論自己的感受，只要知道在乎他、愛他那便成，往後不論是難過痛苦都不需要他擔憂，一切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扯過人的衣領吻上，一絲微弱的靈力渡入他體內隨後消逝，像是在稀鬆平常不過的親吻，在稀鬆平常不過的纏綿。

知道對方已經對自己的靈魂施加了術法，這樣一來不管走到了對方都能夠很快的找到自己。他順著親吻也輕柔的回吻著，那是約束也是彼此的羈絆。

「……我很幸福，所以不要哭了。」

親吻著眼角，明鏡眼中滿是心疼。

難看的笑了笑，讓淚水止住可不是普通的難，拉起衣袖胡亂擦了一把雙眼紅通通的一看便知哭過。

「我盡力，你...歇歇？我讓大狐送藥湯來。」

「嗯。」

乖乖的等著人熬來湯藥喝下，夜晚與夜更同床共枕相擁入眠。

「我今天又被二爹給罵了、為什麼二爹不像大爹一樣溫柔呢？生氣的樣子好可怕.....」

「呵、你們二爹啊不擅長關心別人所以才會那樣的。」

「但是他對大爹就很溫柔啊！」

「對啊對啊！對其他人都兇巴巴的！」

「那是因為我跟他已經一起生活很久了，所以很正常吧？」

「可是有時候爹爹們的朋友來訪他也沒有很客氣啊....」

「.....這個嘛、」

明鏡有些尷尬的笑著，總不能在孩子們面前說你們二爹眼裡只有我這樣令人害臊的話吧？對孩子們來說或許有點難懂，等到他們有了人生的另一半之後才能慢慢體會了。

「如果哪天我不在了的話，那麼只對我溫柔的二爹豈不是會變得很寂寞嗎？到時候你們可要在旁邊好好的保護他喔。」

「大爹……」

「才不會呢！二爹的醫術很厲害不是嗎？他肯定能把大爹的病治好的！」

「是啊！大爹會好起來的！」

對著孩子們所說的話語明鏡只是微笑著摸摸他們的頭，對於自己給他們製造的不安道歉著，即使知道了前面的末路，也不該這樣直接的說出口才是。

伸手摸摸他們的頭，接著，明鏡開始對他們講起了故事。

日子一天天的過，就猶如明鏡一開始所說的那樣，漸漸的身體虛弱的連坐起身來都變得困難了，因為夜更的阻撓而跟孩子們一天會見的時間又變得更少了，說是必須要好好的休息保存著體力才行，令他看著窗外的時間又變得更多了，開始細數著為數不多的日子。

那日之後召集了十來個年紀較大除靈術為中上等的孩子們至書房，謹慎地在房裡佈下結界以防其他人偷聽。

「今日召你們來不為別的，是關於你們大爹的事。」神色凝重地看著這十來個孩子，接下的事或許會在他們心裡埋下陰影，可除此之外別無他法，為了讓那不詳的東西消失，得由自己鐵石心腸來引導這些孩子。

「我要你們從現在起每日精進一會傳授的術法，誰要是進度落後便是鞭子伺候，別抱著僥倖的心態認為我不會動手。」

從來沒見過如此嚴肅的夜更讓幾個孩子不理解的互望，雖不會認為鞭子伺候是玩笑話，可學新術法和大爹有何關係？

「二爹，您這話與大爹有何關係？您若是要我們學新的術法我們也不會怠惰半分，可您...看起來卻比平時還要急躁？難不成大爹出了什麼事？」

孩群中年紀最大的子夜提出疑惑，畢竟從大爹病了開始一直都在給二爹幫手，能讓二爹如此急躁不安除了大爹別無他人。

「我急躁與你何干？」瞪了眼子夜心底卻是感觸不小，當初瘦弱的小狐狸如今已是能替自己分擔不少大小事，在孩群裡也算是出類拔萃。

「你們的大爹—身子裡封印著一頭惡鬼，這惡鬼生性狡詐手段兇殘，一旦遭奪取身子沒半個能活下來，曾活下來的也只是具被霸占的空殼子。」

「被附身的對象擁有極強的自我回復體質，如今找你們來就是要說這件事情，你們大爹他...他已是來日不多，所以當他生命的殘火熄滅的那一刻到來，你們得同我一塊殲滅那披著你們大爹容貌的惡鬼。」

夜更異常冷靜的訴說著駭人的內容，孩子們無一臉上不是震驚與悲憤，他們的二爹有多愛大爹有眼睛的都看的出來，更何況還會跟身為孩子的他們吃醋，可現在二爹這平鏡冷淡的模樣實在令人不可恭維。

「二爹您醫術了得，大爹怎麼可能來日不多！」

「就是就是！大爹前些日子氣色好了不少，怎麼能說這麼不吉利的話？」比起惡鬼大夥們更注重大爹的病情。

「閉上嘴聽我的話就是了！」低吼一聲讓所有人安靜，頭隱隱泛疼，若是能的話也想對著孩子們說“你們大爹會好的。”，可寧願逼死自己也不會向孩子們明說你們大爹無藥可醫根本救不活！

「現在開始傳授術法，都給我繃緊精神學，廢話什麼的我不想聽，同時我也會在你們身上施加禁錮，這件事情只有我們知曉不許透漏給其他人，誰要事說出去禁錮就會發作，我會親自去拔了那不聽話舌根。」

不容孩子們提問反駁的嚴格教育馬不停蹄的進行，就怕那一日毫無於預警的到來，怕的自己眼都不敢闔，除了授課的時間外更是全程陪同在明鏡身邊。

日子又是一天天的過去，明鏡逐漸的連作起的力量都沒有，多半是躺在床上，唯一不變的是依舊望著窗外的風景，讓人不禁懷疑他是不是仍期望著窗外的世界。

「你...」想開口找個話與他對談，可這每況愈下的情景卻令自己什麼話都說不出口，只能愛莫能助的望著他。

「？」

罕見的瞧對方欲言又止的模樣，有想說的話都會直截的說出來那才符合他的性格。明鏡躺在床上面上對著他看了半晌，勾起了笑。

「怎麼了，要把脈嗎？喝湯藥的時間到了？還是說.....想要撒嬌呢？」

提起了手，那雙手搖搖晃晃的直到夜更面前，用著手背輕輕的撫過臉龐，溫柔且輕柔，好似不抓緊就會消失似的。

身體因為夜更管理著飲食還有湯藥補充養分而沒有消瘦的太多，但看得出來眼前的人除了說話以外已然沒有甚麼力氣了。

握住那雙無力的手，萬分疼惜的蹭上，除了著急不安什麼也做不了，每日的把脈喝藥湯都成了例行性的必備行為，只是讓人看起來不致於過分憔悴。

「說什麼胡話...又不是那些小毛頭還撒嬌呢！」苦笑地回應。

「在說甚麼啊，現在不也還在跟那些孩子吃味嗎？」

笑容依舊，原本熾熱的體溫如今變得微涼，夜更溫熱的手給明鏡傳導了熱度令他覺得溫暖安心。他睜起了眼，眼神順到了窗外。

「難得今天天氣不錯，讓我想起了不少事情，只可惜不能跟孩子們說上更多話，說說那些故事。」

「我只為了你而吃味不好？」輕笑著伸手將人抱起於背後放了幾塊軟墊，好讓人靠得舒服「喔？想起什麼事？不能與他們說但能同我說不是？」

「喔？你想聽聽你過往做的多少必須讓我收尾的事情嗎？」

那些彼此發生過大大小小的事情，那些回憶有絕大多數都是眼前這個人所製造出來的，好的、不好的、開心的、悲傷的……兩個人之間的回憶有那麼那麼的多，能給孩子們說出來當故事的可以說好幾百年份吧。

想到這裡明鏡睜起了眼眸，看著眼前的人，緩緩開口。

「你準備好了嗎？我所託付的事情。」

「怕是單單一日不夠你說完。」

他暗自幫自己做過多少事情都記在心底，想起那些過往的大小事總能溫暖自己那傲冷的心，正因為這樣才會如此傾心於眼前的他。

見他疲倦的眯起眼整個人都要不好了，不安的感受越來越大，眼眶又泛紅了起來，強忍著自己不能掉淚。

「我...我盡力了，大狐等幾個孩子也很爭氣，只是難為他們要做這麼殘忍的事情，因為他們的二爹太沒用.....」

「沒用的人.....是我，這身體不爭氣沒辦法好好的振作，只能倚賴你們收拾那些我該做的事。」

明鏡搖搖頭，是自己太過天真了，原以為修練成了九尾之後只要將惡鬼牢牢的鎖在自己身體裡便可，高傲的忘記了自己可能將死的情況，直至情況變得如此嚴峻時也無氣力去做對策消滅它了。

「謝謝你，小夜。」

「哪裡沒用了！是我醫不好你！怎麼能說是你不爭氣！」

追根究底一切的起因都是自己，並非對方的問題，都到這節骨眼了還是將所有責任扛在身上，將那些該由自己承擔的事情都搶走，所以才不斷的努力再努力，拚了命的修行甚是偷學醫，只是想讓他過得輕鬆些。

「謝什麼？都是應該的，只要你所提的事情我都不會拒絕的，鏡。」

「……嗯。」

不管心裡多少的不願意你還是接受並且承受下來了，所以才跟你說謝謝，因為有你我才能安心的度過餘下的日子。

「啊啊……那個時候，果然還是該讓你背我出門的，空氣肯定很不錯。」

現在身體比那個時候更虛弱了，肯定不會被允許帶出門的，在這個時期一旦又染上了病，會讓自己又折掉不少為數不多的壽命。

「等天氣再暖些？到時我再背你出去，想必那些小毛頭們也會開心的。」

外頭雖天氣不錯可空氣還是偏涼，萬一著涼受了風寒可就不好了，雙手握上蹭著那略涼的手。

「悶的話，還是我再讓孩子們來和你說說話？」

「不用了，就讓孩子們去做自己的事情吧，改天……我們在一同出門。」

輕勾著人讓他躺靠在自己肩頭，一同欣賞窗外的景色。

然而約定並沒有實現的那一天，幾天後明鏡的病情越發加重，身體的熱度異常的升高令他相難受的低喘著氣。

他看著因為擔心而將他團團圍住的孩子們，牽起一抹虛弱的微笑，他告訴孩子們自己不能撐過今晚了，要他們往後的日子要聽話要乖、絕不能怠惰於學習、要懷抱著良善的心去對待他們、兄弟姊妹間要相扶相持不要吵架、還有最重要的是——

「要看住……那、個……對你們老是兇巴巴的二爹……大爹不在了、可沒人能管得住他……不知道、又會作出甚麼事情……他一個人、會很寂寞的……」

最後交待了，一旦走出這個寢室之後，不管裡面發出了甚麼聲音都不要靠近，因為那很危險，接著就交代子夜除了必須留下的人之外，讓其他的孩子都先到離這寢室最偏遠的一間房去待著，直到有人去帶他們才准離開。

明鏡看著孩子們哭哭咽咽的模樣仍舊牽強的對著他們笑，聽到那個本該還在遠處摘採藥草的人急馳得腳步聲便知道他回來了，不知道該如何形容對方現在臉上的表情，那個人直喘著氣站在了門口神情驚慌的看向明鏡，而明鏡躺於床面上也直直的望著他，手臂飄忽的對著他的方向伸過了手。

「……………小、夜……………」

聲音虛弱的對著他叫喚著。

明鏡那身子越來越糟也讓自己越來越操勞，一分一刻都捨不得睡，甚是徹夜不眠的照料人，只是貪婪的期望仍然有機會好轉。

一早進灶房清點藥材發現某幾味藥草已是空空如也，不得不入藥園親採，便吩咐子夜守在鏡身邊，這才離去。

然而這一去不到幾個時辰便收到子夜的符鴿，傳喚自己速速回府，明鏡的身子快撐不下去了！

當自己急忙奔回宅邸，打開房門的那一刻，直視明鏡望向自己的眼光，這一刻終是來臨了，可自己還沒準備好...還沒來得及準備好承受這之後所要發生的事情。

「我在！我在這!!!」急忙撲上前去握住那雙手，管不了自己一身狼狽喘得上氣不接下氣「鏡！我在這！你撐著點!!!」

「我心愛.....的伴侶、...這個.....家.....就託付給你了.....我、還有.....很多的話.....想與你訴說，可是.....咳、咳咳——」

話沒說到一半，一股止不住的難受感湧上心頭，在幾聲劇烈的咳嗽之後吐了幾口鮮血，見到此狀的明鏡低聲的笑了，他從沒想過自己的後半生盡是如此的狼狽難堪，過去腦海裡層規劃的美好景像都要毀於自己的手裡，此後的日子大家的笑容會黯淡許多吧？但是.....時間會沖淡這一切，只要撐過這一時的痛苦，那麼前行的日子又撥雲見日了吧？但這一常理對夜更不管用，明鏡知道，眼前的這個人的執著，所以對自己的靈魂下了能夠追尋的咒，好在自己轉生之時能夠再次相遇。雖自己並不樂見，可夜更一旦決定了的事情就算自己也無法改變他的那份固執，如果他想要，那麼便給他吧。

「可是、看來時間不.....多了，能跟你遇上.....是我...這輩子、不會後悔的路.....待....我來生、再次相見....吶、？」

目光逐漸得看不清楚眼前的視線，可就算見不著明鏡也能知曉，對方那與自己同樣狼狽難受的表情，唯獨他哭泣的模樣不想見到啊.....自己曾經對心中發過誓的，不會再讓對方露出這樣的表情，可是、可是——

「別這麼說！我不想等來生！我只想要你好好的活著!!鏡!」

淚水早已潰不成堤，見過太多生離死別自己都是淡然以對，獨獨這次不同。到底陷的多深？深到自己都不知原來心痛是可以痛到連魂魄都感受到痛，就像被人狠狠地撕裂那般疼。

「我也還有很多話想同你說，很多事想同你做，想著以後...想著一塊活著去體驗不同的事物。」內心仍然不肯面對鏡的死亡，摯愛的另一半消失後自己能是自己嗎？

「我愛你，我愛你鏡，所以拜託了...拜託別走!」

聽著對方那般苦痛的聲響，心裡著實難受，兩人的關係是如此的密不可分，那麼被留下來的兩個人又該如何是好？夜更只能殷殷切切的等著得自己的降生，不論事等待亦或是再次相遇對他來說無疑的都是另一種痛苦的開始。

他努力的撐著笑容，那個人的告白一向直接的聽著令人害臊，可如今這樣的話語溫暖的讓人熱淚盈眶，明鏡擠出了最後一絲的氣力開闔著嘴。

「我、也愛你……謝謝你……小、……夜……」謝謝你直到最後都沒有放棄我。

語氣漸弱，沒有完全闔上的眼逐漸的失去生氣，起伏的胸膛沒了動靜，一切都安靜了下來，被留在房裡的幾個孩子們都忍著想要哭喊出聲的衝動隱忍著眼淚，因為他們都知道在這裡面最痛苦的並不是自己，而是那個緊緊握住慢慢冷去的心愛伴侶的手的夜更。

「不!!——」

那溫和的眼神、令人沉醉的嗓音、總會攬著自己腰的手、最舒服的胸懷全都失去了色彩與溫度不復存在。

冰冷刻不容緩的遍佈他的身軀，同時也抵觸著自己體溫，彷彿在訴說著兩人已是不同世界的人必須分離。

緊緊的抱住他，想大吼嘶喊嗓子卻像卡了石塊般什麼聲音都發不出來，心如刀割淚如雨下，腦海裡除了痛苦一片空白，連接下來該做甚麼都無法思考。

溫熱的眼淚沾濕了明鏡的衣物，那悲痛的一刻好似時間停止，停止在最痛苦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時刻。而在這樣被傷感的氣氛包圍之時，連眼淚都來不離為他流完，下一秒周圍的氣息有了改變，陰風陣陣的……有股恐怖的駭人氣息，猶如被黑夜壟罩得令人感到絕望。像是有一股沉重的壓力重壓，房子也開始微微的震動起來。站於寢室列陣位置中的孩子也能輕易的感覺到那股詭異的令人惡寒的氣氛，暮色消失黑夜降臨，惡鬼……襲來——

不給自己任何悲傷的時間，那幾乎淡忘的駭人氣息再度席捲整個房內，力量比起當年更是強大不少，咬緊牙關忍痛鬆手放開鏡，可以的話…其實自己想—

闔眼搖了搖頭，多說無益，答應他的事情從不會拒絕也會竭盡所能地完成，所以現在該做的事情就是再次手刃已經死去的鏡。

「聽令!列陣!」

睜眼退開時隨手架起結界將床上的人阻隔，且速度發號司令讓待命的大狐等人定位施放陣法，為的就是不讓他離開這裡半步。

——
——
——

晨光照射，新的一天再度降臨，血色的月沉下山頭，象徵的一切落幕。

整夜的戰鬥令體力不支的孩子們一個接著一個的應聲倒地，也有幾個受了重傷的昏迷於那頭。

獨獨夜更一人，望著那個倒於血泊之中的那名愛人，將惡鬼驅逐之後，當時被傷及的背部隨即就裂了開來，血液傾流蔓延開來猶如彼岸花般的腥紅，深深的印在了夜更的心裡，他撕心裂肺般的悲鳴響徹宅邸。

這場惡戰原本可以更快的結束，只是惡鬼的低鳴擾亂著夜更讓他遲遲無法下手，明知道那已經不是明鏡了，可那張臉、那雙手、那聲音都在干擾著，憤怒的表情下心底淌著血，直至惡鬼趁著一絲破綻要攻擊夜更之時，一名孩子衝了出來擋在了前頭接下的攻擊，那個孩子哭著說『溫柔的大爹才不是這個樣子，他才不是大爹。』然後，連碎片也不留的慘死在了夜更的面前，畫面如此衝擊、震撼著，這才令他醒了過來，使出了全力朝惡鬼襲去。

「對不起鏡、對不起.....我沒能好好的完成你所交待的事.....」

他這樣哭著，不斷的重複著這樣的話語。

屋房毀了大半光鮮明亮的宅邸略顯失色，於庭院雙手顫抖跪地抱著鏡道歉，因為自己的軟弱導致孩子的死亡，因為自己的任性與自私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錯誤，同一幕的場景在眼前再度復出，那道為了自己而受的傷血流不止，雙手浸滿鮮血自己到底...到底在做什麼？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除了道歉無法改變任何事實「都是我的錯...都是我——」

枯枝斷裂聲響，聞聲尋去只見他的身軀出現裂痕碎裂，彷彿陳年木器經不起摧殘一碰就碎化為灰燼飄在風中，什麼都不剩。



「不——!!」

眼睜睜的看著孩子在眼前被撕為碎片，又眼睜睜看著他屍骨無存化為灰燼，不論自己再怎麼鐵石心腸再怎麼殘酷冰冷也忍受不住這悲痛，用盡全身所有力氣去嘶喊，將那肝腸寸斷的悲痛響徹整個宅邸。

黃昏的澄光灑落在所有人身上，卻暖不了眾人悲愴的心，一切的一切都顯得淒涼。